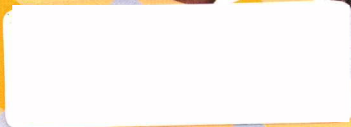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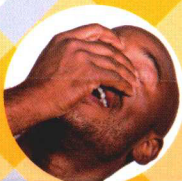


笑的科学

解开笑与幽默感背后
的大脑谜团

[美] 斯科特·威姆斯 著 刘书维 译



Ha!

The Science of When
We Laugh and Why

76

新知
文库

笑的科学

解开笑与幽默感背后
的大脑谜团

[美] 斯科特·威姆斯 著 刘书维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笑的科学：解开笑与幽默感背后的大脑谜团 / (美) 斯科特·威姆斯著；
刘书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3
(新知文库)

ISBN 978-7-108-05794-5

I. ①笑… II. ①斯… ②刘… III. ①幽默 (美学) — 研究
IV. ①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660 号

责任编辑 李 佳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刘 洋

责任校对 安进平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5.5

字 数 185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Copyright © 2014 by Scott Weem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新知文库

出版说明

在今天三联书店的前身——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的出版史上，介绍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图书曾占有很大比重。熟悉三联的读者也都会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曾以“新知文库”的名义，出版过一批译介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图书。今年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20周年，我们再次推出“新知文库”，正是为了接续这一传统。

近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是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知识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涉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发现、新探索和新成果层出不穷，并以同样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人类的社会和生活。了解这种知识成果的内容，思考其与我们生活的关系，固然是明了社会变迁趋势的必需，但更为重要的，乃是通过知识演进的背景和过程，领悟和体会隐藏其中的理性精神和科学规律。

“新知文库”拟选编一些介绍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新知识及其如何被发现和传播的图书，陆续出版。希望读者能在愉悦的阅读中获取新知，开阔视野，启迪思维，激发好奇心和想象力。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年3月

致笑口常开的
凯瑟琳·拉塞尔·里奇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部 是什么?	
欢愉：捉摸不定的概念	
第一章 可卡因、巧克力与憨豆先生	12
第二章 发现的刺激快感	36
第三章 帝国大厦上停机	60
第二部 为了什么?	
幽默与我们是谁	
第四章 特化是给昆虫用的	88
第五章 我们的电脑霸主	111

第三部 然后呢？

成为更加乐活的人

第六章	比尔·科斯比效应	140
第七章	幽默翩然起舞	158
第八章	噢！你将要去的	182
结 语		201
致 谢		207
参考文献		209

引 言

“笑话已死，甚至还发了讣闻。”这段文字出自华伦·圣约翰之笔，并发表在 2005 年 5 月 22 日的《纽约时报》上。“笑话孤零零地死去，”圣约翰这么写着，“连一位至亲都没有。”

若是让整日清淡的诗人来描述当时的场景，那是个晦暗萧瑟、狂风肆虐的长夜。纽约市正遭受深约 50 厘米的积雪考验，强烈阵风时速超过 120 公里，而气温降得比冰点还低得多。这个城市还未从两星期前更为严重的暴风雪中恢复，市长瓦格纳因此被迫发表紧急声明。一直到天气放晴，推土机能将大片狼藉推到东河之前，纽约市持续暂停交易。此时，一位名叫莱尼·布鲁斯（Lenny Bruce）的年轻喜剧演员在西 47 街一家旅馆等着，想知道有什么人会顶着如此糟糕的天气来看他的演出。连车子都不能上街，有谁可能会冒险出门进城，就为了看场喜剧？

1961 年 2 月 4 日的午夜，正是传统笑话苟延残喘的开始。当深夜将尽之际，布鲁斯的生涯，甚至是喜剧本身，再也不会一样了。

布鲁斯早已借着几段以种族、宗教、假圣洁等为内容的犀利独角喜剧表演为自己打响名声。他不太说笑话，许多人也不觉得他

的故事特别好笑。或该说这些故事其实相当震撼，与其说是喜剧，倒比较像是社会评论。布鲁斯不是像鲍勃·霍普（Bob Hope）或锡德·凯萨（Sid Caesar）那样的喜剧演员；他的演出没什么结构，显然没排练过。正如同爵士乐手砥砺技艺，并非通过专注于一首首独立的歌曲，而是使自己演奏乐器的技巧臻于完美。布鲁斯逐渐成为即兴表演的大师级人物，在卡内基音乐厅的这场表演可算是他的杰作。

在这场表演中，布鲁斯先看了看观众的多寡，他想知道如果自己站上舞台仅表演一段小提琴独奏，而不是喜剧的话究竟会怎么样。接下来，他站上了舞台，开始展现看家本领，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观察和小故事；这些故事若是印成文字，将会让人无法明白。他思索着若是耶稣和摩西一起参观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看到枢机主教的戒指尺寸时，会发生什么事。他很纳闷，既然地球不停地在转动，怎么正午死掉的人能上天堂，而在深夜里过世的人却没有下地狱？当麦克风尖锐的回授突然飘出，他搜寻舞台寻找声音的来源，沉思着如果讲者此时随便挑个在帘幕后面练习钢琴的小鬼发出声音，这该多有趣呀！就如同查理·帕克用萨克斯，而麦尔斯·戴维斯用的是小号般，布鲁斯举起他的麦克风将福至心灵的一切，用即兴创作的方式表演出来。虽然他几乎不说传统的“笑话”，却引来满堂大笑。“并没有什么对错，”他在演出开始不久就这么宣称，“就只是我看是对的，你看是错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布鲁斯分享他对于宗教、偏见，甚至是留腋毛的女人的观察；尽管他采取的途径不算大突破，却是第一次有人能表演得如此流畅明快。就像那个世代的其他喜剧演员一样，他排斥讲营造句（setups）和笑点等主意，而偏好用更个人化的途径，把简短笑话连贯成让人焦虑、含糊吞吐的连珠炮，好几次近乎成了

胡言乱语。他不是那个时代最好笑的喜剧演员，依他的程度可差得远了！他想表现的许多幽默对听众来说无关痛痒，只因为他压根儿没把话说完。他也不是最聪明的。应该说，他是具有最富创意的奇异个人特质，就像学校里公认最有机会成功的小孩，如果他不在乎这个头衔的话。他既是个天才，也是个彻头彻尾的乱源。

“所有的笑都是不由自主的。”他在表演中这么说，“你试着在一个小时内假笑四次看看。老兄，这会把你榨干！你办不到的。人们会笑就只因为好笑。（切换成生硬又正式的语气）因为你们都曾是这些讽刺情景的主角。”换句话说，幽默发生在我们与他人产生联结，并分享他们挣扎与困惑的时候。确实如此，1961年2月4日，所有的笑都是不由自主的。

尽管如此，笑话最后的丧钟一直到他演出结束前都还未敲响。布鲁斯宣布他想以一则含有营造句及笑点的传统笑话，为他的表演画下句号。大家应当笑翻了屋顶，被逗得乐不可支。他的任务将功德圆满，不需再谢幕；这个笑话就已完全足够。

但19分钟过去了，他还没沾上笑点的边。

虽然这个笑话最终果真引来如雷的笑声和掌声，可是这个反应却不是来自笑话本身。那是个相对平淡乏味的笑话，内容是在飞机上有个睡着的男人拉链没拉、私处外露的故事。听众爆出如雷的掌声，是因为他们刚体验到某种不寻常的事情。他们目睹了一种新形态的喜剧。

在那之后不久，布鲁斯可能会因为猥亵而遭逮捕，如此一来喜剧演员如卡林（George Carlin）、普赖尔（Richard Pryor）将取代他的地位，成为使用前所未见的方式鼓动听众的幽默界先驱。喜剧仍将如往常般不受侵染，纵使没有人会再以同样眼光看待它。

“我不是喜剧演员，”之后布鲁斯这么说，“这世界病了，而我

是医生。我是外科医生，举起手术刀剖开虚假的价值观。我不是在做戏，我只是在说话。我就是莱尼·布鲁斯。”

我生得太晚，没办法看到布鲁斯的现场表演；但我喜爱他的作品，它常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些事物好笑？这不仅是哲学问题，也是科学问题：为什么有些言语，包括笑话、妙语或是长篇故事会激起欢乐与欢笑，而另一些却不会？或者更具体一点，为什么我们对布鲁斯以及扬曼（Henny Yoangman）的连珠妙语会有一样的反应呢？扬曼是说出“带着我老婆……拜托”这句不朽名言的喜剧演员。这类简短笑话虽然已经式微，但在它风光的日子，可是会让听众大声狂笑的。其实幽默就像其他形态的娱乐一样，可能会因应当代品位而调整。但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东西对一个人来说好笑，对另一个人却不会；或是为什么某些东西在这十年间令人捧腹，在另一个十年却显得既庸腐又俗套。

追根究底，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幽默不等同于双关语或简短笑话。就算有像布鲁斯这样的表演者颠覆了传统笑话，但幽默仍保持充沛活力。这是因为幽默是一种过程、一种反映听众的时代及需求的过程。它是社会或心理层次上概念的加工，而这些概念无法简单地通过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去应付。

身为一个有十多年经验，研究大脑如何运作的认知神经科学家，我知道若要理解幽默，便需要辨识人类大脑庞大的复杂性。如果大脑是政府，它不走独裁制，也不走君主制，甚至不会是民主制；它应该是无政府主义。据说大脑像极了里根总统执政时期，其特征是无数部会各自独立行动，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有个中央执行者。姑且将政治观点放到一旁，大部分的科学家是同意这种说法的。大脑的确相当庞杂：从这里连接到那里，接着又从那里连接到

其他更多地方，而整个系统却没有所谓的“最后部分”来决定我们的言行。我们大脑的行动，反而是让各种概念彼此竞争以获得最后结果。这种途径有它的好处，比方说它能让我们推理、解决难题，甚至是阅读书籍。尽管如此，有时它也会导致冲突，例如当我们想同时掌握两种或更多不协调的概念的时候。要是这种状况发生了，我们的大脑只懂得做一件事，那就是笑。

我们常把人类心智想得跟电脑一样，以为它能从环境接收输入信号，并根据我们当下的目的行动；但这样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与其说以有逻辑、控制良好的方式运作，大脑更像是在同一时间执行多重任务。当它面临模棱两可的情况时不会死机，反而利用这些困惑达成复杂的思想。当大脑接触到的命题或信息产生冲突时，它便会利用这个冲突产生新颖的解答，有时甚至会制造出前所未有的点子。幽默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们在过程中感到喜悦；因此一个枯燥乏味的心灵，势必是没幽默感的心灵。我们从克服困惑获得愉悦，我们想到解答时就会笑。

将幽默看成社会及心理现象，对我们产生的挑战之一是它不容易测量。大部分的科学家比较喜欢专注于笑这种具体的行为；因此，对笑的研究是相对透彻的。调查中更显示，比起其他情绪反应，更常看到人们对彼此笑。我们每天平均会笑十五到二十次，不过这还是有很大变异，女人随年纪增长，会渐渐比较少笑，但男人就不会如此。所有人都倾向在下午和晚上笑，而这个趋势在年轻人身上最明显。

所以说，笑的研究是我们企图理解幽默的第一步，也就不奇怪了。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唯一会笑的物种，在婴儿还没发出第一声咯咯笑前，他们还没有灵魂。他更进一步宣称，每个婴儿会在他出生后第 40 天发出第一声笑。尼采则描述笑是对存在性孤寂的反

应。弗洛伊德的观点就正面多了（这不是他往常的调性），宣称笑是紧张和精神能量的释放。当然，这里的每个定义都有问题，因为它们都无法得到证明。我们无从测量精神能量和存在性孤寂，未来也不可能会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霍布斯总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仍感到自在，凭他将笑称为“从某种乍现的概念中，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某种特长所升起的光荣自豪”。

笑，是我们实际能观察、能测量的，研究笑这个行为的确有无穷的乐趣；但幽默更加显露了我们的人性、我们如何思考和感觉，还有我们如何与他人联系。幽默是一种心智的状态，这正是本书要说的故事。

《笑的科学》要说的是一个概念：幽默与其最常见的表现方式，也就是笑，都是因为大脑仰赖冲突运作所产生的副产物。由于大脑须经常处理困惑或模棱两可的情境，而我们的`心智却会偷跑、犯错，最后往往将自己陷于复杂的泥沼里。但这不是坏事，它反而使我们有适应力，笑的能力也是由此而来。

布鲁斯那晚这么好笑的原因，就像十年后的普赖尔和今日的路易·C. K.，在于他们都找到方法来传达他们那个时代受关注的议题。以布鲁斯为例，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说些关于假圣洁、偏见、毒品的故事，为这些至少在当时仍无法公开讨论的议题带来一线曙光。好笑，是他帮助听众超脱如此动荡时局下的生活之方法。虽然说传统笑话的确可能已经死了（或者更像是元气大伤），幽默仍是一如往常地健康，因为与他人联系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

接下来的两百多页内容，你会看到几乎所有人类认知的面向，都与幽默紧密结合。例如有些事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幽默，也有助于顿悟、创意，甚至心理健康。研究指出，幽默在日常生活中的利用，就像回复电子邮件或描述形象，都与智力极度相关。简单来

说，我们越聪明，就越有可能分享一则好笑话。要欣赏幽默，我们甚至不需要个性外向，最重要的是，要能享受一场开怀的笑。

多年来，科学家早已知道幽默能增进我们的健康；而现在通过将幽默视为扎实的心智锻炼，我们才理解为何如此。幽默就像大脑的锻炼，正如体能锻炼强健体魄，保持爱笑的视角是维持认知敏锐最健康的办法。这也解释为何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的独角喜剧桥段，能提升我们解决字词联想的能力；心智就是要经常运作、被开拓与接受惊喜的。这类的喜剧可促使我们的大脑与困惑正面交锋，激荡出新的火花。

虽然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索如何把幽默融入生活里；但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学习如何逗人笑或说出完美的笑话。这并不是说读完本书，你无法成为一个更有趣的人，要让一个人变有趣，关键不在于学些把戏或背些笑话，而是掌握如何以幽默来回应这个充斥冲突的世界。那么你将会明白，为什么喜剧没有简单的清单或规则可循，还有为什么没有一个笑话有办法取悦所有人。幽默相当见仁见智，因为我们每个人处理复杂大脑里意见不合的方式都是独一无二的。

有人认为研究幽默没什么意义，因为它神秘得不可解。美国作家 E. B. 怀特甚至曾经这么写——“分析幽默就像解剖青蛙：鲜少人感兴趣，而且主角最后总是死了。”某种程度上，这话说得没错。因为幽默一直在变化，而且如同实验桌上的青蛙一样，要是没有束缚，主角很容易就摆脱我们。但现在科学家正逐渐发现，幽默是我们面对冲突和疑惑的自然回应，这个主题绝对值得我们关注。还有什么会比找出我们如何妥善处理不确定性，更有助于理解我们仰赖什么运作呢？

另一个反对研究幽默的常见论述是，它既像艺术又像科学。古

德曼为幽默计划组织的主任，有一次他宣称人们学着让自己变得有趣，这其实和音乐家登上卡内基音乐厅用的是一样的方法；也就是，他们都追随五P法则^①：练习、练习、练习、练习，再练习。幽默如此复杂是千真万确的，笑的原因也非常多元，导致没有任何规则可以从一种情形类推到另一种情形。但幽默有一些非常清楚的要素，这正是科学才刚要开始揭露的。这些要素解释了双关、谜语甚至是律师笑话。而且它们全都仰赖我们高等的大脑机制对冲突与歧义的解决。

我将会在一开始向你介绍最新的幽默研究，研究显示唯有通过拥有优柔寡断的大脑，我们才能在这对于认知及情绪都相当苛求的世界中获得愉悦。这带出了下面的问题：幽默是什么？为什么它那么让人享受？我们将看到，幽默仰赖几个阶段才能达成：这套流程起始于对这世界初步的预测，结束于解决了不可避免的误解。没有这样的开始和结束，我们就不会笑。但如果这个过程拖得太久反而让人抓不到笑点。

下面的问题是：为了什么？幽默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么复杂的大脑？如果我们的心智像电脑一样，更加容易预测，人生难道不会比较简单吗？答案是绝对不会。首先，电脑经常死机，尤其是碰到歧义的情况。如果电脑混淆了，就必须关机重开。但是相形之下，大脑纵使在面对不可预期的情形，也必须维持运作。再者，电脑哪里写得出一首高雅得体的十四行诗，或创作一首朗朗上口的歌呢？想要变得简单就必须付出代价。

最后一个问题是：然后呢？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利用内在冲突，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如何变成更有趣的人？虽然这不是一本自

^① 取 practice (练习) 词首的 P。——译注。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注释皆为译注。

学宝典，但我会提到，增进幽默感如何影响你的健康，如何帮助你和陌生人相处，甚至如何让你变得更聪明。我们生活中几乎每个面向，都能借由专注于幽默而获得改善。这本书会告诉你为什么。

虽然认知神经科学家的学术背景，确实在写这本书时帮了我很多忙，但我已经尽量让这门科学对大众读者来说浅显易懂。任何新兴的科学，其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面向之一，就是人人都是专家，也都是门外汉。虽然许多科学家将这个学科带上一条不寻常的路，好比说最近由路易斯维尔大学研究员所做的、关于法国作家加缪的幽默研究，这个研究还非常新，所以很容易跟上它的思路。它也有助于幽默在近期成为学术界正式的研究主题，一如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扮演译者的角色，或者说是个中介者，将各领域有趣的研究抽出来，并结合这些研究的洞见，形成一个新的领域——幽默学。

最后我必须提到，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搞笑，虽然我偶尔也会陷入这种窘境，但我不在乎。事实上，我觉得我们强烈地渴望让自己变得有趣，正是幽默研究的最大阻碍。研究幽默的科学家一提到工作，可是出了名的严肃；事实上他们也应当如此，因为这个主题需要高度精确以及学术严谨。但也因为主题是幽默，很多人把这领域看成是说笑话的好机会，而这是个大问题。我改写拉斯金在《幽默》期刊第一期序言里的一段话：精神科医师在描述精神分裂症时，并不想试着让自己听起来神经兮兮或是怀有妄想，那为什么研究幽默的人就应该试着让自己搞笑呢？这是很好的论述，而我打从心里尊敬这段话。

现在，让我们迎向一场欢笑的瘟疫、一部灾难片……还有，世界上最脏的笑话吧！